

厄德里克的力量书写

——评《桦树皮小屋》

李长利

(首都体育学院 外语教研室, 北京 100191)

[摘要] 路易斯·厄德里克是印第安文学中最多产的作家之一,《桦树皮小屋》是其六部儿童小说中的一部。作品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安排结构,以印第安奥吉布瓦部姑娘奥玛凯阿丝为中心,展现印第安人的智慧、力量以及对自然、对本族群与异族的态度。厄德里克着重书写一种力量,小说结构安排上的四季循环,隐喻了印第安部落之间力量的传递。这种凝聚的力量生成于部落成员间对彼此的爱,以及印第安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爱。这种爱的循环,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的循环,使印第安民族虽历经磨难,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挺过寒冬,迎来春华秋实。

[关键词] 《桦树皮小屋》; 力量书写; 印第安部族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1-0116-06

印第安文学在经历两次复兴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和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华人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一起,成为美国文学丰富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成为显学的背景下,印第安文学无论从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还是文学成就而言,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是一种历史必然。《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对印第安文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印第安人的声音是美国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它就没有真正的美国文学史。”^[1] 路易斯·厄德里克作为印第安文学中最为多产的作家之一,也和其他印第安作家一起为一部“真正的美国文学史”贡献力量。目前厄德里克共出版12部小说、6部儿童小说、3部诗集和两部回忆录,同时厄德里克身上闪耀着多个文学奖项的荣光,这不仅是对她自身文学成就的认可,同时作为一名印第安作家,她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这种成就的认可自然上升到整个族群的意义上来。

国内对厄德里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她的首部小说《爱药》(Love Medicine, 1984),以及后来的《痕迹》(Tracts, 1988)和《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 2008)上,但对厄德里克的儿童小说的研究尚且不足。浙江师范大学黎会华教授曾对厄德里克的儿童文学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本文在书名、人名翻译上也遵循黎老师一文中的译法,以保持一致性,特此感谢。厄德里克的6部儿童小说分别是《祖母的鸽子》(Grandmother's Pigeon, 1996)、《桦树皮小屋》(The Birchbark House, 1999)、《最终的射程》(The Range Eternal, 2002)、《生死游戏》(The Game of Silence, 2005)、《豪猪年》(The Porcupine Year, 2008)、《齐迪克》(Chickadee, 2012)。6部作品中除《祖母的鸽子》和《最终的射程》外,其余4部作品都是围绕奥吉布瓦部姑娘奥玛凯阿丝(Omakayas)及其家人展开,于是又将这4部作品称为《桦树皮小屋》四部曲^[2]。

本文选择四部曲中的第一部《桦树皮小屋》,来领略厄德里克儿童文学中对印第安人的力量书写。小说的标题本身中就透出浓浓的印第安韵味与意义,“奥吉布瓦人在很久以前就是伟大的作家,他们通过保留书写在桦树皮上的记忆画卷,将口述和书写的传统融合在一起。”^[3] 而厄德里克本人也经营着一家名为“白桦树皮”的书社。厄德里克的“桦树皮”小屋上镌刻着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信仰和价值观以及他们在面对历史和当下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力量。该小说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环性时间安排故事,围绕奥吉布瓦部姑娘奥玛凯阿丝(Omakayas)一家展开。小说作为儿童读物,语言简单易懂,人物刻画极为形象,具有浓厚印第安传统信仰的故事极易抓住读者的心。

在文学创作领域,大多数作家擅长于某一体裁,于是我们在谈论某某作家的时候就会说这位是小说

家,那位是诗人,是评论家,是剧作家等等。但厄德里克对多种体裁都有所涉猎,而且都成绩斐然。为何厄德里克会选择创作相对简单的儿童小说?很明显,儿童文学的读者群主要是一些思想还未发育成一定高度的儿童群体,那么影响力自然也不如面对成年人而发行的小说了。但是我们在读这本儿童读物的时候,就像厄德里克正坐在我们对面,动情的讲述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这或许源于她所属的印第安民族本身就有浓厚的口头叙述传统,作为印第安民族的任何一个个体,无论是对成人,还是对儿童,听故事讲故事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厄德里克的讲述,作为读者的“听众”会强烈感受到小说中的一股股力量,而这种力量深深扎根于印第安部落群体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中,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印第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最终战胜一切苦难,能迎来春华秋实的勇气与信心。

一 族群中传递的爱力量

在小说的致谢中,厄德里克对写作此书而贡献力量的人给予一一感谢。厄德里克还特别感谢了自己的女儿,感谢女儿在阅读此书后给予的修改建议。这样一种上代人给下代人讲故事的传统,也正是本书着重表现的。这本儿童小说,就是厄德里克作为印第安文化传承人之一,以自己曾经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像自己的长辈曾讲给自己一样,将本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讲”给自己的下一代。印第安大部分部族并没有书面语言,部族的历史与文化依靠祖父母等年长者讲述的故事。“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往往是家庭或部族中的年长者”^[4]。因此,对印第安人而言,讲故事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娱乐与消遣,而是传递部族历史和传说,教育后辈谨遵祖先传统、确立自我身份、固守部族信仰的主要途径。而作者在致谢中表示本书以及之后的作品都是追溯自己家族史的尝试,作为印第安部落的一员,这种追溯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印第安当下命运以及该民族遥远未来所做的思考。

书中的年长者无疑是祖母诺柯密丝(Nokomis)以及老塔娄(Old Tallow)了。祖母不但讲故事给孩子们听,还敏锐地读懂自己的后辈,洞察孙女奥玛凯阿丝(Omakayas)内心的秘密,并引导奥玛凯阿丝仔细倾听熊的对话,因为这种聆听与对话对印第安部落来讲至关重要。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祖母的引导,奥玛凯阿丝与熊的相遇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种

偶然的现象;如果没有听祖母先前讲的故事,奥玛凯阿丝可能会由于处理不当而受到母熊的攻击。奥玛凯阿丝身上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的发掘与家族中祖辈的引导是不无关系的。从开始想办法逃避鞣制鹿皮,到后来能鞣得一手好鹿皮,治好调皮的大弟弟品齐(Pinch)的伤,最后能独挡一面,在天花泛滥之时,承担起照顾全家的重担。对小弟弟(Neewo,奥吉布瓦语,“老四”的意思)的依恋以及小弟弟因天花死亡对奥玛凯阿丝所造成的创伤,都给“听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奥玛凯阿丝也是厄德里克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见证着这个女孩的成长过程。可以预见,多年之后的奥玛凯阿丝就是她现在的祖母诺柯密丝。

这可以理解成一种力量的传递与循环。力量书写是与印第安部族之间的爱密切联系的,是彼此之间的爱给予了彼此足够的力量,给予了印第安人在天灾人祸中存活下去的可能和勇气。动物精灵将灵性传递给部落中的拯救者,部落中的老者将智慧通过言传身教传给年幼者,印第安的文化传统也得以传递下去。本书的故事体现出这种力量的循环。小说从夏天奥玛凯阿丝与祖母一起准备建造桦树皮小屋开始,然后经历秋天、冬天和春天,接着又是夏天、秋天、冬天、春天,不断循环下去。但在小说的引子中,讲述了在精灵岛上爆发了天花,路过的贩卖皮毛的印第安部落男人们由于恐惧而迅速离开了精灵岛。唯一幸存的小女孩是否会活下去?小说就在这样的悬念下开始了。但是从精灵岛上小女孩身上干净利索的衣着,尤其是小裙子上的珠饰和丝带,和森林中白喉带鹀令人兴奋的、潺潺的歌声,都流露出一生的气息。此外,途径精灵岛的男人们,虽然一起因恐惧而离开了,但是大家都沉默着,心事重重,若有所思。其中一个叫哈德(Hat)的男人眼中含着泪,回去将这个情况讲给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妻子老塔娄。

小说中父亲讲了他亲身经历的吃人鬼怪的故事,凸显出印第安人能够临危不惧,机智的化解危机,通过计谋引起鬼怪之间的内讧,在内讧的间隙中带领众人脱离险境。祖母诺柯密斯讲述她祖母的故事,是自己的祖父跟随着溺亡的祖母而去,有点惊悚的故事中表现了夫妻之间相濡以沫、阴阳两界的相思之苦。祖母讲述的另外一个故事是印第安神话中的创世故事,故事中体现的是无论多么弱小的东西,都可以为他人提供帮助。

印第安人“以基于血缘的友爱互助和共同分享为特征”的人伦关系^[5],甚至初次登陆北美大陆的欧洲殖民者都受惠于印第安人的热情好客和慷慨大

方。在面对疾病与灾难时部落里相互帮忙,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便一贯调皮的品齐,也在疾病与死亡浇灭人希望的时候带来了笑声,打破了奥吉布瓦族的死寂。在父母都被疾病击倒之后,奥玛凯阿丝担负起照顾家人的重任,同时,也显示出奥玛凯阿丝的机警与智慧,尤其是对父亲的救助。奥玛凯阿丝的身世,通过印第安老妇人塔娄讲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外表如此冷酷的老妇人的善良与爱心,甚至会因为丈夫的怯懦而将之赶出家门。印第安人的力量其实源于一种对同族的怜悯之心,没有人会丢弃自己的同族,即便是自身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

在物质主义与消费文化泛滥的今日,印第安的信仰与文化会受到无情的冲击,而这些由老人讲述的祖先的故事无疑对下代是一种警告与劝解。要坚持印第安的信仰,重视夫妻、家族、族群的感情与联系。总而言之,贯穿整个小说中的故事渗透着爱与智慧。而这种爱与智慧会支撑着印第安人的信仰和对未来未知生命的信念。这种思想在厄德里克的其他小说中得到了更加明显的阐释。

二 自然中循环的爱力量

印第安人信仰万物有灵,他们与其所生存的环境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更准确的说是一种亲族关系。在印第安的歌谣、宗教活动以及巫师的仪式中,都会借助某种动物、植物以及大地的神奇力量。小说《桦树皮小屋》讲到奥玛凯阿丝和祖母诺柯密丝去森林中寻找建造木屋的桦树皮,在找到合适的桦树后,当七岁的奥玛凯阿丝孩子气的用枯树枝敲打树干时,祖母责备说“别动!”之后将皮革般粗糙的手放在平滑的树皮上来寻找瑕疵,之后才决定选定这棵树。但是祖母未立刻动刀取下树皮,而是先进行了祈祷,“老姐姐……我们需要你的衣服来造房子。”^{[6]18}接着给自己的“老姐姐”奉上精灵们都喜欢的烟叶。然后紧紧凝视着树干,决定在哪个位置砍下第一刀。在取桦树皮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印第安人对自然的态度的态度。他们不是无节制的索取,而是和自己的亲族各取所需的进行交换。

小说中多次出现部落里的男人女人们拿着烟袋吸烟的情景,不管是盛放烟叶的袋子还是烟袋锅,都是经过精心装饰的,而且用后会仔细地清理。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烟叶和烟斗都有神圣的象征意义。在北美原居民的祈祷仪式上,烟斗代表大地之母及上天父神的联合。萨满神话记载:大神旺坎坦卡派使者到人间,这位使者是位美丽的白衣女人。女人把一支代表宇宙的神圣烟斗交给苏人,圆形的烟锅

代表大地和万物,烟杆代表连接天地的通途。烟斗冒出的烟把人们的祈祷带到天上,同时又把神的力量传回人间。在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也有对“神圣烟斗”的记载,“神圣烟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广泛应用于祈祷、治疗和缔约”^[7]。由此可见神圣烟斗在印第安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对待动物也同样如此。“美国印第安人一向对动物充满敬意,他们推崇动物身上具有强悍的神力和神秘的灵性,人与动物缔结的是一种神圣的关系。”^{[8]128}小说中奥玛凯阿丝在到塔娄奶奶家取回剪子的路途中,遇到了自以为被遗弃的两头幼熊,她将自己捡的浆果给他们吃,还打算将他们领回家,避免他们继续流浪,足见七岁的小女孩对动物所流露出的情感。但当母熊出现时,她感觉到了恐惧,但是按照祖母的教导,她以“祖母”相称对母熊解释事情的经过。这种与熊的对话显示出奥玛凯阿丝的神奇力量。奥玛凯阿丝想着她和母熊的相遇,深信在母熊和自己之间发生了无法理解的事情。“没有语言。或许她们是通过气味进行了交流。亦或是通过一种感觉的语言进行了交流。她的恐惧,母熊的怜悯。也许祖母的建议救了她的命。祖母诺柯密丝告诉过她对熊应该给与最大的尊敬,就像是对待我们敬重的亲戚。熊有人的品质,人却不能更好的理解熊,但是熊对人类的理解却很深。”^{[6]34-35}祖母的教导加深了奥玛凯阿丝对熊的认识。“当熊被猎杀,皮被取下之后,奥玛凯阿丝感觉它看起来像人一样可怕。她也听到过熊的哭声和笑声,和人的一模一样。祖母还曾看到过母熊用胳膊摇着幼熊,就像人类的母亲摇着自己的孩子。岛上没有谁会投掷熊的骨头。每一块熊骨都会被恭敬的收集起来,然后掩埋,所有的骨头都会这样。熊宴上,熊的头骨会用彩带装饰,放在整洁的红布上,对他说话,表达敬意。”^{[6]35}以狩猎为生的印第安人一方面要依赖熊提供食物和衣物,但另一方面又对熊保留着极大的敬意。

印第安人的生活环境是恶劣的,尤其是在严寒和粮食欠收的情况下。小说中父亲带着姐妹两人去玉米地驱赶鸟群,以从鸟群中抢回更多的粮食。在他们成功驱赶鸟群并用丝网捕获大量的鸟儿拿回去吃时,奥玛凯阿丝祈求鸟儿的谅解,“原谅我们,原谅我们,我们需要这样,我们需要这样。”^{[6]58}七岁的小女孩对鸟儿的情感是一代代印第安人信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是一种作为传统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在部落间流传下来。奥玛凯阿丝要将网中最后一只小鸟鸦放走,轻轻解开缠在脚上、脖子上以及凌乱的翅膀上的绳子,“手里捧着鸟儿,她将它放在地

上,等它飞走。它静静地站着。当她试图嘘嘘的哄它飞走时,它仅仅跳了几步,拍打着受伤的翅膀。奥玛凯阿丝望望四周打算找一根大树枝赶走它,让它忘记疼痛,这时什么事情让她停了下来。她低头看着这只鸟,鸟也抬头望着她,平静、信任的好奇似乎要大声说话。”^{[6]59}对这些曾经的敌人,小说一方面表现出鸟儿抢食的贪婪,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鸟儿的聪明可爱。而这最后一只受伤的乌鸦,最终成了家族中的一员,并取名叫安迪戈(Andeg)。安迪戈帮助奥玛凯阿丝家驱赶其他鸟儿,陪伴在奥玛凯阿丝身边,给予她无限快乐。甚至在遭到弟弟的诬陷、母亲的责打下伤心飞走后,又好像感受到了母亲的愧疚而飞了回来。小说中对安迪戈的描述,就像一个生活在穷苦人家的懂事的孩子一样,深谙生活的艰辛,懂得感恩之情。

无论是对熊的刻画,还是对这些鸟儿的描绘,厄德里克都倾注了极大的情感,这些鸟兽成为印第安部落中不可缺少的亲族。正如小说中桦树提供给了印第安人舒适的房屋,印第安人也给桦树敬献了烟叶。熊提供食物和皮毛,印第安人也给予他们极大的尊敬和崇拜。奥玛凯阿丝挽救了那只乌鸦,乌鸦也给予了奥玛凯阿丝以及整个家族以同样的温情。奥玛凯阿丝有与动植物沟通的神奇力量,淘气的弟弟被烫伤后,她循着祖母的教导,用独特的药物治好了伤口。印第安人用来治病疗伤的药物实际上也都取材于大自然。甚至某些具有神奇的“触摸能力”的印第安人将手放在病人的伤痛处就能减少疼痛,这都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美国印第安人心目中,大自然是人的生存依靠,是一切神秘力量的源泉,它的内部仿佛蕴藏着一种所有存在物都能领会到的神秘语言,人和万物共同生活在大自然中,他们都具有理解这种潜在语言的能力,并能以这种语言对话、交流,人与万物共生同存,相通相融。”^{[8]128}一个和大自然称兄道弟、认祖归宗的民族,即便面临巨大的灾难,也会如四季轮回,终将回到生机勃勃的春天。小说的引子中令人惊恐的天花,让整个精灵岛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小女孩,也是在鸟儿的鸣唱中维持着生的气息。在之后的天花病泛滥,很多亲人离世,加之粮食短缺,家人陷入沉默与痛苦中的时候,小说中开始出现的独角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提供食物给奥玛凯阿丝一家,淘气的弟弟品齐吃饱后欢快的一跳,不料屁股贴在炉子上裤子着了火,然后机智地坐在了水桶上,逗得全家人都大笑起来。“那头伟大的独角鹿挽救了他们的身体,品奇可笑的一跳挽救

了他们的灵魂。”“诺柯密丝紧接着说她的祖母说奥吉布瓦人的灵魂是由笑声构成的。如果没有了笑声,灵魂就会死掉。”^{[6]185}品奇复苏了一家人的灵魂,笑声会让一家人有力量相信:他们会活下去的。

三 对闯入者的控诉

《桦树皮小屋》详细描述了以奥玛凯阿丝一家为代表的奥吉布瓦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冬天搬到小木屋,天气渐暖就全家一起在河边建起桦树皮小屋,全家一起秋收,为过冬做准备,围着篝火的老人给孩子们讲祖先的故事,鞣制鹿皮,男人们外出狩猎,贩卖兽皮,回家后带给孩子们礼物,整体上呈现了一幅平安祥和的大森林原居民生活景象。但是这种祥和被故事中的闯入者打破了。

闯入者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小说中提到的感染天花的异族人,将传染性的天花病毒在印第安部落中无限蔓延,甚至导致整个族群的消失。“村子里所有的火都熄灭了。死去的人悲伤地躺在毯子里,蜷缩着好像在睡觉。天花把所有人都杀死了。”^{[6]1-2}小说刚开始的引子里,就交代了天花的泛滥。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事件是通过天花实现的。北美大陆的天花病毒是白人入侵者为了侵占更多印第安土地而有意传播的。15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北美大陆居住着2000~3000万原居民,约100年后,原居民剩下不到100万人。欧洲殖民者曾经把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随后,瘟疫肆虐。

第二种闯入者是非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一路向西的驱赶。白人自17世纪初大规模登陆北美大陆以来,就开始了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行为,美国独立后,利用政治权力开始疯狂的西进运动,印第安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1887年美国政府出台了《道斯法案》,更加赤裸裸地侵占着印第安人的土地。该法案旨在“重新划定土地边界以评估财产……和永久地使人们臣服”^[9]。宋赛男在其博士论文《根与路:厄德里克的灾难生存书写研究》中,从土地的角度作出如下的假设:“如果没有1620年‘五月花号’在马赛诸塞的普利茅斯的靠岸,没有继‘五月花号’之后的其他船只的靠岸,这两种土地观的相遇与交锋或许会稍晚几年。之所以做如此假设,因为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也好,法国殖民者也罢,他们的殖民行径还仅限于把北美的财富运回欧洲。‘五月花号’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英国人在北美大陆的定居史,他们把边疆从新英格兰向西不断推进。自此,灾难便频频降临在这片无辜的土地之上。”^[10]也就是说,

是后来的英国移民者延续了之前欧洲殖民者对印第安的殖民,造成了印第安人更永久的创伤。

作为美洲本土居民的印第安人,信仰万物有灵,他们甚至能够和野兽、森林,甚至周围的一切进行交流,所以当第一批英国移民在到达美洲遇到严寒和饥饿折磨的时候,是淳朴的印第安人给他们带来了食物,并教会他们如何种植庄稼。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一定让印第安人大失所望,白人的这种强力闯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小说中印第安人称呼白人为“Chimookoman”,“这个词是‘大刀’的意思,指那些非印第安人,或者说是白种人。他们侵占奥吉布瓦土地的规模越来越厉害,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建造房子、堡垒、马棚、花园、牧场、围墙、皮毛贸易场、教堂,还有教会学校。”^{[6]76}“大刀”,这样一个命名可想而知白人对印第安人所造成的伤害之深,以及印第安人对白人的痛恨之切。小说中父亲和部落里的鱼尾(Fishtail)、阿伯特(Albert)和拉波特(LaPautre)讨论了白人的行动,“往西,总是往西。”“西边是死亡幽灵出没的地方。如果白人一直向西驱赶我们,我们只能在幽灵之地玩完了。”“他们就是一群贪婪的孩子。任何东西都不能让他们高兴很久。”“除非他们占有了一切。”“我们的土地。我们种植野水稻的河床、猎场、捕鱼的小溪,还有花园。甚至我们都玩完了,他们拿到了我们爱人们的骨头,他们都不会满意。我早就想过了。”^{[6]79-80}

随着殖民的深入,印第安人一方面承受着失去家园的威胁,被一度往西驱赶,甚至最终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传统意义上的印第安家园,不得不在城市中与非本族人生活。而另一方面,印第安人还遭受着文化上的殖民,推出“唯英语运动”,并对印第安的傳統宗教活动进行着压制和禁止,从意识形态上更为微妙地进行着对印第安人的殖民。“在‘前接触’时期,美洲土著人大约有 2000 多种语言,其中墨西哥以北有 300 多种。但 500 多年后的今天,历经了宣扬‘仁爱’的基督教文明的洗礼之后,在这个所谓上帝赐予的‘新迦南’繁衍生息了上万年的土著人只剩下 300 个部族,语言则仅有约 150 种,其中近 60 种语言只有几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会说,昔日孕育出辉煌文明的印第安语,如今竟然呈现出难以逆转的衰亡迹象。”^[11]

异族的闯入,并不是在一种平等的相互协商的基础上的共赢,而是采用暴力的手段强行进入,是一种帝国对弱小民族的野蛮践踏。这种闯入打破了印第安部落原有的平静,也开始了印第安人的噩梦。随着土地的丧失,印第安人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家园

感也逐渐演化成浓浓的乡愁。族裔身份在与土地的联系被割裂之后,更为严重的是印第安的血统也由于与异族的通婚而不再“纯净”,印第安人的本族语言以及宗教信仰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如何确立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如何固守印第安传统?这是困扰所有印第安人的一个难题。

但是,再惨痛的历史、再难以忍受的现实也只能勇敢面对,在丧失家园与种族遭受威胁之痛中聚集起不屈的勇气和力量。小说中提到的印第安部落的男人们在面对美国白人的驱赶时持有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人希望继续向西以避免白人的干扰;有人要对闯入者保持高度的警惕,远离白人;有的是更加积极地走第三条道路,通过学习白人的语言,以便在双方的对峙中更为有力地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印第安文化与白人文化的接触中不可避免的冲突与融合,最终出现了宗教杂糅趋势。“作为文化身份的内在标识,当本土宗教开始失去起初的‘纯洁性’,而被迫融入另一宗教的时候,会采用各种方式保存其原有的文化元素。在天主教的强迫同化政策下,北美印第安部落中也产生了新的印第安民族宗教——一种印第安宗教与天主教的杂糅性产物。它可以被视为对天主教的强迫性同化政策的文化抵抗行为,以及保存印第安文化和身份的努力。”^[12]小说的作者作为印第安族的后裔,用手中的笔控诉着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残暴,书写着印第安人的力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厄德里克在小说中呈现出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信仰与价值观,以及他们目前所遭受到的种族的威胁,将印第安人面临的问题的严峻性摆出来,同时,又不丧失应有的自信,在作品中不断呈现支撑着印第安人努力坚持的勇气和力量。

四 结语

厄德里克用平实的语言,细述印第安的故事,平静中有暗流涌动。伴随着印第安人一路向西,土地和家园的丧失产生出的浓浓的乡愁。印第安人的土地与家园情结深深影响着印第安作家们的创作,当最初的家园不再,他们只有按照新的方式重建自己的家园,信守印第安的傳統和身份,于是“归家”成为印第安文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永远也离不开深深的种族观念,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与主流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桦树皮小屋》虽然是一部儿童小说,但却是“讲给”所有人听的,不单纯是儿童,还有成人,不单纯是印第安人,还有其他族裔的,更包括对他们造成巨大戕害的美国

白人。厄德里克小说中“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在土地、森林以及整个自然环境恶化,物质主义与消费文化甚嚣尘上而让人类情感日益淡漠的当下,她的作品传递着一种普世的大爱,是给人以浓浓暖意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 [美]埃默里·埃利奥特.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 朱通伯,译.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6.

[2] 黎会华. 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儿童文学创作——兼评《桦树皮小屋》四部曲[J]. 外国文学动态,2013(4): 41-43.

[3] Louis Erdrich. Books and Islands in Ojibwe Country[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Geographic Directions, 2003:9-11.

[4] Barrett, C. A. ,H. J. Markowitz. American Indian Culture[M]. California: Salem Press, 2004:255.

[5] 李剑鸣. 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1994(4):157-174.

[6] Louis, Erdrich. The Birchbark House[M]. New York: Hyperion, 1999.

[7] Johansen, Bruce E. , Barry M. Pritzker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Indian History[M].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2007:453.

[8] 王晨. 桦树皮上的随想曲[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9] [美]爱德华·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李琨,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22.

[10] 宋赛南. 根与路:厄德里克的灾难生存书写研究[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60.

[11] 杨仁敬. 新历史主义与美国少数族裔小说[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179.

[12] 陈靓. 《痕迹》和《爱药》中的宗教杂糅特征[J]. 外国文学研究,2013(2):108-115.

Force Representation of Erdrich in The Birchbark Hous

LI Chang-li

(Capital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Louis Erdrich is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writers of American Indians. The Birchbark House is one of her children’s novels. The novel arranges its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of the four seasons in a year. With Omakayas, the Ojibwa girl as its focus, the novel reveals the intelligent, force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Indians towards nature, their own race and the non-Indians. Erdrich lays an emphasis on force, and the structure arrangement indicates the force transferred among people in the Indian tribes. The cohesion of force reflects the universal love, the love of other tribal members, and love of all living things in universe. The circular of this love construct a kind of powerful force, which will encourage the Indians to endure all the sufferings and enjoy the flourish of Spring and Autumn.

Key words: The Birchbark House; force representation; Indian tribes